

清末五大臣考察欧美

历史一页

文/梁牛

1906年2月25日,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克在《皇家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已于2月15日离开纽约,向汉堡驶来。

1904年,在中国国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实行立宪政体的日本打败了专制政体的沙皇俄国。这就为国人长期积压的危机意识和变革要求提供了宣泄的机会。当时,驻外大使纷纷奏请朝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之国”。

1905年,清朝政府决定派遣政府代表团“赴东西洋各国考察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这就是著名的清末的“五大臣出洋”考察。

此次考察,名为政治考察,实则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礼教习俗,无所不包,考察大臣戴鸿慈、端方等皆“立宪派”,从他们的考察水准看,确非等闲之辈。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冠盖如云。戴、端与另外三位大臣随国公使泽、兵部侍郎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已登上火车,整装待发。忽然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车上爆炸。

第二天,光绪再次召见戴鸿慈、端方等未受伤的考察大臣,询问当时情况。他竟在大臣面前凄然泪下,感叹办事之难。之后,考察团只得调换人马,在袁世凯的周密布置下,兵分两路,分期启程。

戴、端所率一路考察团经日、美、英、法四国后,于1906年3月6日半夜时分进入德国,第二天一早到达德国的首都柏林。

如今在德国一家公司的档案里,一份是当年埃博非尔得市市长的邀请函,两份是考察团的日程安排,再就是一张考察团在车站与德国人在一起的合影照片。

1906年5月12日,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在离宫宴请中国考察团。考察团游览离宫时,惊奇地发现,皇家离宫居然对公众开放。在美国,当看到华盛顿故居陈设俭朴,同普通老百姓的家没什么区别时,戴鸿慈发出了感慨。

此次考察团在西方国家参观访问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甚至公园、动物园。据故宫档案记载,此次考察团是旅费就花了库银379544两8钱1分,超支了36187两1钱4分5厘7毫7丝。当时中央财政拿不出这笔开支,是由地方政府筹集来的。

清末一向被视作封闭保守社会,但戴鸿慈在丹麦一家工厂主办的美术馆里看到众多的裸体女像时,没有一点尴尬之态。相反,不仅神色自然,且表现出了对西方艺术尊重的严肃态度。

1906年1月31日,戴鸿慈和端方以及当时的驻美大使梁诚率代表团参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参观中,他们除了浏览了图书馆建设,了解了藏书量、图书经费及图书来源之外,甚至还计算出读者递交索书单到拿到书的时间是1分30秒。

3月16日,戴鸿慈等人访问了柏林皇家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对图书馆的现代化管理、借阅手续和规则考察甚详。当时博物馆、美术馆事业在西方已颇具规模,收罗广泛,门类齐全。

在波茨坦档案馆有一批德国与中国关系的外交档案,共80多页,档案对1906年中国考察团在德国的考察做了极为详细的记录。

回国后,考察大臣不顾一些顽固守旧人士的反对,毅然奏请立宪。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从而跨出了中国宪政史上的第一步,跨出了中国国家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跨出了制定宪法的第一步。

然而五大臣的立宪奏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顽固派反对的奏折数以十计。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清廷的预备立宪就此夭折。但围绕“立宪”所引发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变革,却再也阻挡不住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引导出来的直接结果是开启了国家现代公共事业的先河,且延续至今。

当时,清廷责成学部筹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至此,作为社会公共事业重要内容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正式为国家认可,并将其纳入国家教育管理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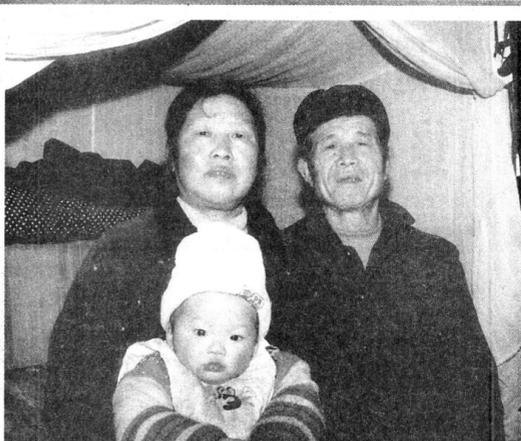
1908年,清廷责成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这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

在北京西郊,一处原明代所建官宦庄园,后成为满清贵族的私人园邸,于1906年改为农事试验场,园内设了一个动物园。

1908年正式对外开放,俗称万牲园,这就是后来的北京动物园。

至于博物馆,筹建工作略晚于图书馆和公园。1912年7月,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天津设立筹备处,接收大量器皿等文物为最初馆藏。鲁迅则亲自参与规划筹备工作,并将自己珍藏的一些文物运至北京故宫武英殿等处,成立古物陈列所。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20世纪初也有一批改革者。包括考察大臣,他们也在寻找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



梦里歌王王福弟与爱人及小孙女在一起。

前不久,一条消息震惊了国内外:川南泸州市纳溪区新乐乡石龙村6组现有一位如空谷幽兰般默默无闻隐居于山野的山歌王。他所唱的上千首山歌都是千百年来流传于四川民间的山歌,这些民歌不仅是四川古代传统文明的活化石,而且他唱歌的方式非常独特,每每都是在梦中唱歌。

12岁那年,他开始了梦中的唱歌“生涯”

近日,记者从成都赶到当地,在深丘陵中找到了正在山上打柴的山歌王王福弟。

不巧的是,打完柴时天色已晚,晚饭后,也许是疲倦和多喝了些酒,记者躺上床就进入了梦乡。令记者吃惊的是,一阵高亢的歌声却将记者从睡梦中吵醒了。

“十七十八的姑娘小妹哟,你在房中挑花绣朵绣花鞋。忽然一阵轻风吹过来,这阵微风吹得你,不知是哪一位哥哥带来。风不吹你怀不凉,雨不浇你花不开,手不招郎郎不来,姑娘小妹的心思已打开。衣儿哟,衣儿哟,米筛筛米重重叠叠,簸箕簸米摇摇摆摆……”这是一首十分优美的山歌,圆润的曲调以水墨画般的笔触,淡远而苍劲地勾勒出农人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渴盼,曲意爽朗,乐思开阔,令记者眼前一亮,睡意全消,顿觉有一股山溪流过干涸的心灵。记者立时明白过来,这是梦里的歌王王福弟在睡梦中唱歌。

最令记者吃惊的是,就在王福弟唱歌的时候,门外却响起了有人走动的声音,记者探头向外看时,才发现门外有不止上了年纪的人在专注地听王福弟唱歌。

第二天,王福弟向我讲述了他的梦里唱歌生涯,讲述了梦里唱歌带给他的奇趣人生:

王福弟1936年出生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新乐乡石龙村,他在9个兄妹中排行第二。54年前12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王福弟突然被屋内一阵高亢嘹亮的歌声惊醒了:

“那山没有这山高,这山有个美貌娇。美貌娇儿我认得,圆脸盘儿细眉弯。美貌娇儿哩,美貌娇,我的心思你可知道……”

这是一首名叫《这山没有那山高》的山歌,根据声音判断,唱歌者是自己的二儿子王福弟。王福弟虽然年纪不大,又没有读过一天书,但他却是一个出了名的唱山歌的好手,无论什么样的歌词,无论什么样的曲调,只要他听上一两遍,就会熟练地唱出来。不仅如此,他还能即兴创作大量有滋有味、有味的山歌。

但是让王福弟奇怪的是,王福弟早就睡了,在这之前他还听到了儿子熟睡时的鼾声,他

怎么会唱歌呢? “睡觉就好好睡吧,你在唱什么?吵得别人都睡不着。”王福弟责备着二儿子,向二儿子的床前走去。但当他来到儿子床前时,惊呆了,儿子王福弟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正唱得欢呢。

她推了儿子几把,儿子的歌声才戛然而止,似从梦中醒来。

“妈,我正睡得舒服,你把我推醒干什么?” “你不是在唱歌吗?”

“唱歌?我没唱呀,我明明在睡觉嘛。”

听了儿子的话之后,王福弟顿时什么都明白了:她在嫁到娘家之前就听乡亲们传着一件事,那就是说人什么都好,就是半夜三更会在熟睡的情况下高声地说梦话,将白天说过的话在梦中重说一遍,这种奇怪的事已经在三代人身上发生过了。嫁到娘家后,这一

切都得到了证实,因为自己的丈夫会说梦话,自己的公公会说梦话,自己的几个儿子也会在梦中长时间地说梦话。但是她没想到自己的二儿子会在半夜三更梦中唱歌。

就从那天晚上起,王福弟“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唱歌。所唱的山歌大多为当地山歌,歌曲的内容既有种田、砍柴、薅秧等普通的劳动歌,也有家长里短的生活歌,更多的是情歌。

让王福弟始料不及的是,自从老二半夜歌声后,他的兄弟姐妹偶尔也会在梦中唱歌。如果某天晚上刚好遇到这几兄妹都在梦中唱歌的话,那娘家可真热闹非凡。几间屋内歌声此起彼伏,各唱各的,好似在进行唱歌比赛。但在娘家,最出名和最执着的“夜莺”,还是王福弟莫属。

自从那天晚上听了王福弟在梦中唱的山歌以后,工作组的组长成了王福弟忠实的听众,虽然白天听不成王福弟所唱的山歌,但是他自己也有办法,他总是隔二差叁地“巡视”王福弟所在的生产队,并找理由住在王福弟家,还将他梦中唱的山歌的歌词记下来。

有了工作组组长的默许和支持,本来内心深处就喜欢山歌的村里人就对王福弟充满了崇拜,对王福弟在梦里唱的山歌喜欢有加,对王福弟梦里唱歌所发生的那段传奇经历更是津津乐道。

从乡村到城市,梦中歌唱在城里也受宠

1999年春的一天,纳溪区乡企局一位名叫韩爱民的职员到石龙村妹妹家走亲戚时,无意间听到了王福弟在梦中歌唱,竟也狂热地喜欢上王福弟的歌。为了听到王福弟的歌,他不仅常到石龙村走亲戚,如果因为工作忙脱不开身的话,他还会隔那么一段时间就将王福弟请进城里,到他家作客,用好酒好菜招待他,以便能够听到王福弟进入梦乡后唱的山歌,并通过这种方式收集整理了不少山歌。

2001年10月,王福弟住在纳溪城里的大哥生病了,于是他同妻子一道从乡下前往探望,在哥哥那里住了10多天。

刚到城里的时候,他的梦里山歌让人们很新奇,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怀着好奇的心理到他大哥所住的宿舍楼下听他的梦里山歌。这些听众既有年长者,也有年轻人。

让王福弟意外的是,他居然在城里也有了“山歌迷”,这些“歌迷”多数为那些昔日在农村居住,劳作过大半生,如今随子女生活在城里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们。为了听山歌,他们甚至会如听大戏一般,端着凳子,坐在王福弟大哥家的那幢楼上,静静地等待他熟睡后唱出动听的山歌。这种纯粹而美好的歌声已经消失近半个世纪了。在流行歌曲大行其道的今天,是绝难听到的。

除了有一批“忠实”的听众以外,王福弟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梦中唱的山歌居然能令窃贼闻风丧胆,成为他挣钱的本事。这件事说来十分有趣:

有一天晚上,一个潜入他大哥家偷盗的小偷正在作案时,突然听到他那高亢嘹亮的歌声而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由于慌不择路,逃到中途竟摔断了腿,痛得坐在地上动弹不得,并大叫不已,被前来的人们逮个正着。

这件事发生后,左邻右舍的人们纷纷传言他有特异功能,说他不仅能从睡梦中清醒地知道梦外所发生的一些事,而且还能让盗贼从窗口“飞”出去。

事实再往上传,竟使他带上了某些神秘色彩,并被塑造成了小偷的克星。消息传出去以后,有很多单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都争着聘请他当门卫,值夜班,甚至不惜出高薪。

王福弟虽然一字不识,可他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己这个半夜三更唱歌的“怪癖”能算特异功能吗?既然没有特异功能,那又怎能蒙人家的高薪呢?因而,他放弃了诱人的高薪,选择了工资相对较低的纳溪区委大某部门值夜班。

虽然今年已经66岁的王福弟仅是一介能唱山歌的山野村夫,他满头华发,脸上皱纹密布,一双大手更是老茧丛生。但是他却无异于是一座四川民歌的艺术宝藏,对他所知无异的四川民歌如不进行及时的抢救,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您现在就跟我到德和和张学友一般成了不少歌迷心中的偶像,对此您怎么看?”记者问王福弟。“我认为这很正常,如果没有人喜欢,四川民歌哪能流传几千年?”

在记者结束对王福弟的采访之后,纳溪区文化局一位负责民间文化收集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定期对王福弟的山歌进行系统而完善的收集整理,以抢救行将消失的川南民歌。

(未经作者同意,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转发、改编、网摘。)

“梦里歌王”的传奇人生

文/图/陈文

第二天,工作组的同志给王福弟戴上了大红花,并在社员大会上表扬他,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农民,他不仅白天想着毛主席,而且晚上也在歌颂毛主席。

莫名其妙地得到表扬,这让王福弟吃惊不已。更令他吃惊的是,不久后,他当上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再后来又升任为生产队队长,当上了“十品芝麻官”,而且一当就是10多年。

自从那天晚上听了王福弟在梦中唱的山歌以后,工作组的组长成了王福弟忠实的听众,虽然白天听不成王福弟所唱的山歌,但是他自己也有办法,他总是隔二差叁地“巡视”王福弟所在的生产队,并找理由住在王福弟家,还将他梦中唱的山歌的歌词记下来。

有了工作组组长的默许和支持,本来内心深处就喜欢山歌的村里人就对王福弟充满了崇拜,对王福弟在梦里唱的山歌喜欢有加,对王福弟梦里唱歌所发生的那段传奇经历更是津津乐道。

从乡村到城市,梦中歌唱在城里也受宠

1999年春的一天,纳溪区乡企局一位名叫韩爱民的职员到石龙村妹妹家走亲戚时,无意间听到了王福弟在梦中歌唱,竟也狂热地喜欢上王福弟的歌。为了听到王福弟的歌,他不仅常到石龙村走亲戚,如果因为工作忙脱不开身的话,他还会隔那么一段时间就将王福弟请进城里,到他家作客,用好酒好菜招待他,以便能够听到王福弟进入梦乡后唱的山歌,并通过这种方式收集整理了不少山歌。

2001年10月,王福弟住在纳溪城里的大哥生病了,于是他同妻子一道从乡下前往探望,在哥哥那里住了10多天。

刚到城里的时候,他的梦里山歌让人们很新奇,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怀着好奇的心理到他大哥所住的宿舍楼下听他的梦里山歌。这些听众既有年长者,也有年轻人。

让王福弟意外的是,他居然在城里也有了“山歌迷”,这些“歌迷”多数为那些昔日在农村居住,劳作过大半生,如今随子女生活在城里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们。为了听山歌,他们甚至会如听大戏一般,端着凳子,坐在王福弟大哥家的那幢楼上,静静地等待他熟睡后唱出动听的山歌。这种纯粹而美好的歌声已经消失近半个世纪了。在流行歌曲大行其道的今天,是绝难听到的。

除了有一批“忠实”的听众以外,王福弟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梦中唱的山歌居然能令窃贼闻风丧胆,成为他挣钱的本事。这件事说来十分有趣:

有一天晚上,一个潜入他大哥家偷盗的小偷正在作案时,突然听到他那高亢嘹亮的歌声而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由于慌不择路,逃到中途竟摔断了腿,痛得坐在地上动弹不得,并大叫不已,被前来的人们逮个正着。

这件事发生后,左邻右舍的人们纷纷传言他有特异功能,说他不仅能从睡梦中清醒地知道梦外所发生的一些事,而且还能让盗贼从窗口“飞”出去。

事实再往上传,竟使他带上了某些神秘色彩,并被塑造成了小偷的克星。消息传出去以后,有很多单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都争着聘请他当门卫,值夜班,甚至不惜出高薪。

王福弟虽然一字不识,可他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己这个半夜三更唱歌的“怪癖”能算特异功能吗?既然没有特异功能,那又怎能蒙人家的高薪呢?因而,他放弃了诱人的高薪,选择了工资相对较低的纳溪区委大某部门值夜班。

虽然今年已经66岁的王福弟仅是一介能唱山歌的山野村夫,他满头华发,脸上皱纹密布,一双大手更是老茧丛生。但是他却无异于是一座四川民歌的艺术宝藏,对他所知无异的四川民歌如不进行及时的抢救,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您现在就跟我到德和和张学友一般成了不少歌迷心中的偶像,对此您怎么看?”记者问王福弟。“我认为这很正常,如果没有人喜欢,四川民歌哪能流传几千年?”

在记者结束对王福弟的采访之后,纳溪区文化局一位负责民间文化收集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定期对王福弟的山歌进行系统而完善的收集整理,以抢救行将消失的川南民歌。

(未经作者同意,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转发、改编、网摘。)

陕西职工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SNX-GJ00012 北京、故宫、天坛、长城七日双卧... 1350元

结核病治疗新途径 两种中成药获得国药“准”字号 由山西省运城市安国中医结核病医院研制的“百地滋阴丸”、“参芪益肺丸”...

商海弄潮 市场逐鹿 ——记户县烟草专卖局局长杨建林 改革开放的商海有多少弄潮儿大展了一番身手,竞争激烈的市场又有多少群雄逐鹿。这正是当今中国大地上最为精彩和引人关注的焦点和亮点...